

EDWARD GREY

THE CHARM OF BIRDS BY 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

鸟的魅力

[英] 爱德华·格雷——著
聂硕——译



博物图鉴版

基于现代博物学的循证研究
国内外物种数据库交叉考证

百余幅精品博物画
带你走进自然之子
笔下的世界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EDWARD GRAY



THE CHARM
OF BIRDS
BY VISCOUNT
GREY OF FALLODON



鸟的魅力

[英] 爱德华·格雷——著
聂硕——译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鸟的魅力: 博物图鉴版 / (英) 爱德华·格雷著; 聂硕译. -- 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8.8

(蓝知了)

ISBN 978-7-5680-4012-9

I. ①鸟… II. ①爱… ②聂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9920 号

鸟的魅力 (博物图鉴版)

[英] 爱德华·格雷 著 聂硕 译

Niao de Meili
Bowu Tujianban

策划编辑: 刘晚成

责任编辑: 黄 验

责任校对: 刘 竣

责任监印: 朱 玢

插图整理: 刘晚成 王 怡

装帧设计: 璞茜设计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
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

电话: (027) 81321913
邮编: 430223

印 刷: 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24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75.00 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

目 录



001	Chapter 1 一月：新歌初放
027	Chapter 2 二月、三月：鸣潮渐起
045	Chapter 3 四月：莺鸟归来
071	Chapter 4 五月：妙音怒放
087	Chapter 5 六月、七月 鸣声：盛极而衰
103	Chapter 6 八月、九月：夏之消亡
111	Chapter 7 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：冬日之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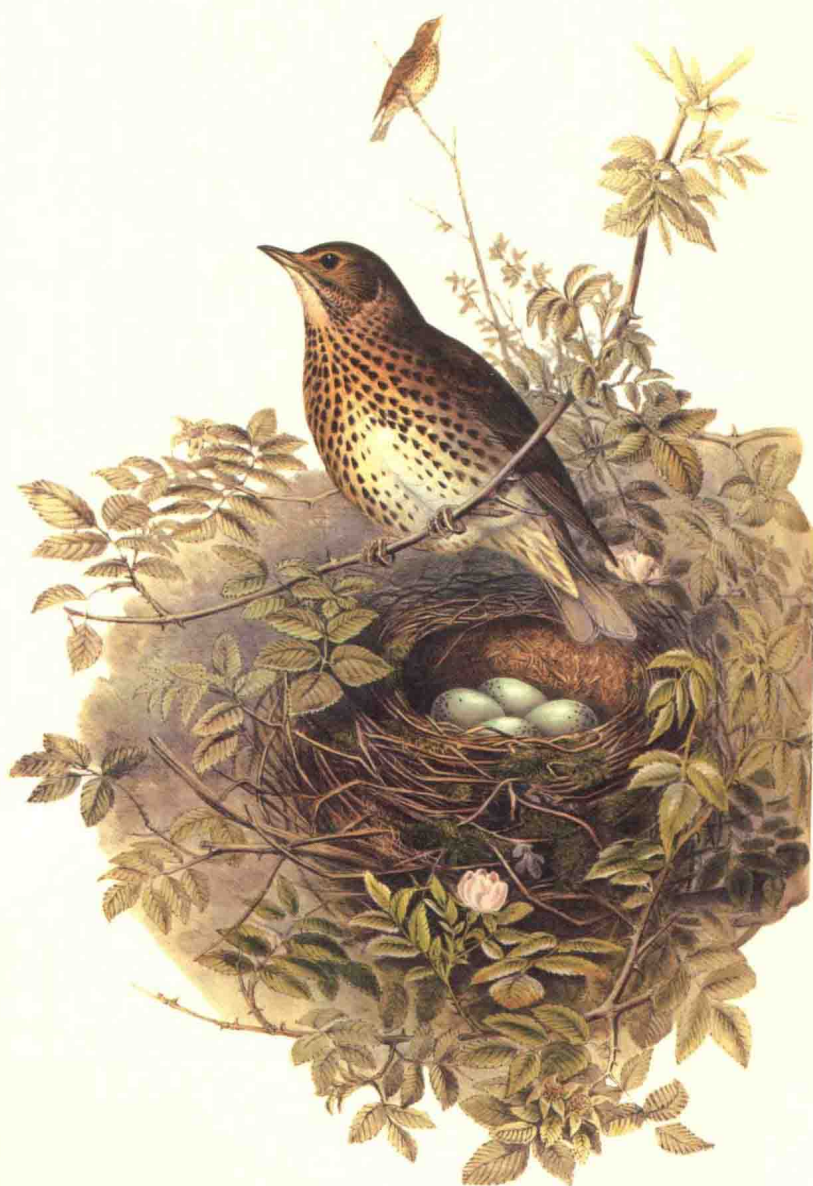
135	Chapter 8 求偶、交配与家庭
149	Chapter 9 爱巢与鸟蛋
181	Chapter 10 自得其乐：飞行与鸣声
195	Chapter 11 布谷鸟和家麻雀
205	Chapter 12 鸟的驯养
227	Chapter 13 水鸟
241	Chapter 14 水鸟（续）
251	Chapter 15 结束语

Chapter 1

一月：新歌初放



欧歌鸫
song thrush



鸟类不止一面。它们的每一面在我们看来都那么新鲜独特。鸟的羽毛颜色各异、明艳活泼；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洋都能看到它们的踪影，尤其是它们在空中曼妙姿态，我们可以尽情欣赏。比方说鸟儿们的栖息或是迁徙；鸟儿们交配繁殖，或是求偶而后哺育后代；还有些鸟的蛋或平淡无奇、毫不起眼，或是形态各异；鸟儿们的筑巢能力更是让人赞叹，爱巢选址或者形态结构千奇百怪。然而，最令人着迷的当属鸟类的歌声。

很多哺乳动物、爬行动物以及昆虫，只有在交配季节才会发出鸣声，这并不常见的鸣声或许只是为了自己听着高兴。但是鸟类的鸣声却不尽相同，就拿夜莺、欧歌鸫或者紫翅椋鸟来说，其鸣声的音乐性、歌唱种类以及表现力都可以称为动物界的翘楚。当然，这其中可不包括人类。

如此，我们就先从鸟儿的鸣声谈起。

许多久居乡下的人认得一些比较常见的鸟类，要是你提到某种鸟的名字他们也知道。可我发现，很少有人能通过鸟的鸣声分辨出它们。孩提时代的我也不例外。我还记得儿时家人初次要求我注意听鸟儿的叫声：那时的我一定是九岁，或者不到九岁，要不然我应该待在学校读书，不可能在家里。想必应该是五月底或是六月初的一天，因为当时的树木枝繁叶茂。那天阳光明媚，空中回



普通夜莺
common nightingale



欧柳莺
willow warbler

荡着鸟儿的鸣声，我父亲就坐在书房的书桌旁，开着窗户。他喊我过去，问我：“听到那些小鸟的叫声没？”我说：“当然。”他又问道：“你是不会去伤害它们的，对吗？”我有些不情愿地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因为我心里明白，这是父亲希望听到的答案，甚至可以说这是他对我的要求。但其实我当时想的是，要是我有一件够精准的武器，只要是活的，只要是野外的动物，哪怕是只小鸟，也休想活命。我经常用弓箭打鸟，可见那个时候我的运动天分已经凸显。父亲并没有明令禁止我做这些事情，当时我年纪尚小，父亲深知说了我也不会听。或许他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才问我这个问题的。

我父亲过着简单的乡村生活，也喜欢做乡下人的体力活儿：耕地、砍柴、种田。尽管如此，我却记得他对任何鸟类的鸣声都知之甚少。我一有时间就会和父亲待在一起，和园丁或者猎场看守人闲混，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些常见

鸟儿的模样和名字。或者确切地说，我所了解到的只是最常见鸟类中的一小部分。像莺科鸟类，就连那种最常见的欧柳莺，我那时候也知之甚少。

我对 blackcap^① 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了，每个久居乡村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。在严冬之际，人们经常能够看到它在啄食兔子的残尸或者是小块肉：实际上这种鸟是沼泽山雀。似乎没有人对鸟儿的歌声感兴趣。我的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曾经赞叹：“欧歌鸫和乌鸫叫得多好听啊。”他们能意识到鸟儿们在鸣唱，但这只是个寻常而又笼统的说法，他们无法分辨出欧歌鸫和乌鸫鸣声的差别，干脆把它们归在一起说。

① 一般指的是黑顶林莺。

待我成年之后，便知道了两类鸟的鸣声：一类是知更鸟，它的鸣声最为温和持久，它一旦开嗓，我便难以听到其他鸟儿的声音，只能够听它独唱。另一类便是“欧歌鸫、乌鸫”，这两种鸟的声音我确实难以区分，因此我以为它们属于同一个物种。我在这里描述自己那时候对鸟类认知的混淆不清，并不是在回忆过去，而是日常的乡村生活本是如此。从未有人对我说，“我今天听到了第一只欧柳莺的歌唱”，或者是“我真想知道，今天早上苍头燕雀到底反复唱了多少遍”。我和周围的人一样，无法区分最常见的鸟的鸣声，也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长大。

虽然鸟类的鸣声是最令人愉快的一件事，可这一件事也迟迟未能引起大部分人的关注。这也不难理解，鸟儿们姿态万千，早已令人目不暇接，但是比起听觉的刺激，我们更倾向于通过视觉获得快感。

想要有条不紊地列举鸟儿们的鸣声并非易事。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月份的交替描写，渐渐便能把握半年内鸟类鸣声的变化，在这个过程中记下我所观察到的每一种鸟，以及我听到鸟类鸣声之

后的感触。

繁殖期后鸟类开始进入换羽期，这段时间或长或短，在这一时期所有的鸟儿都会停止鸣唱。于是到了夏季，有人就会说鸟儿的鸣声停止了。一些鸟儿在夏末和初秋开始重新鸣唱，我想这期间的某个月份一定是它们重新鸣唱的初始月。可是我还是会从一月份写起，尽管一些鸟儿在一月前已经放声高歌很久了。我们早已习惯了日历中的月份顺序，任何对传统的偏离都会带给我们一丝不安。就好比个人所得税要是从每年的4月5日而不是1月1日开始征收，我们是不是也感到特别不舒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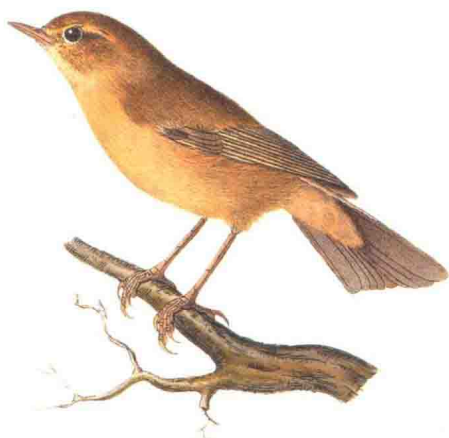
一月份，天早早地亮了，这时候的清晨就显得十分漫长。而十二月中旬，天黑的时间也晚了，黄昏似乎十分漫长，可是在年末之前的那段时间，晨光总是很晚出现。一月份，人们才能看到每天的太阳早起晚落的景象。一月中旬的



黑顶林莺
Eurasian blackcap



乌鸫
common blackbird



叽喳柳莺
common chiffchaff

时候，最酷烈的寒冬将会来临，也会在这个月逝去。因此我们从一月份便能判断白昼何时开始变长，温暖的日子什么时候会到来。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周里，温度上升得非常缓慢，没有明显的变化，但是从理论上推断，并非实际角度来说，这些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。

—因此我们还是从一月开始讲起。这里所说的冬天仅仅是指正常年份下的冬日气候，要是碰上了异常寒冷或者极端温和的情况，鸟类的生活发生了其他的变化也是十分正常的。

我脑海中能够想到的一个绝佳之地就是费灵顿，它在诺森伯兰郡的东北部，此地皆被坚硬的泥土覆盖，比海平面高不了多少，与一块两英尺的陆地隔海相望，目前上面已被植被覆盖。它的西面三英尺处有一块高高的沼泽地。房舍周围，庇护林萦绕左右，地面上的灌木丛点缀其中，两个小池塘更添乐趣。简而言之，这里是鸟儿们的天堂，但是确实也没什么特别之处。在这里能听到的鸟叫声，

在英格兰北部的任意丛林都能听到。通常情况下,此地到了一月份,就会下霜冻,或许在短短几周之间,雪便有数英寸之厚;但是池塘会有半个月的无冰期,如果将温度计放在阴凉处,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显示在4~5度之间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,我们能够听到最美妙的鸟儿的歌声。

首先我们就从知更鸟说起吧。它从八月份开始歌唱,无论天气发生怎样恶劣的变化,它都会一直唱到第二年的七月份。哈德孙(W.H.Hudson)告诉我雄知更鸟和雌知更鸟都会鸣唱,这是极有可能的,因为到了秋天每个知更鸟都会独自守卫在自己的领土上。没有哪只知更鸟能够容忍同类在自己的领土上生存,不管它是雌是雄。然而,我似乎在每个领地上都能听到鸟的歌声。柏克特先生(Mr.Burkitt)在鸟儿的腿上系上金属腿环以便分辨雌雄,通过这种观察办法,他证明了雌鸟有时能够发出和雄鸟相同的鸣声,然而在交配季节过后,我从未听过雌鸟的声音,从我观察过的一对知更鸟来看,它们中只有一只鸟在歌唱,我想那应该就是雄鸟。可以确定的就是两只鸟在一起的时候,有一只鸟在歌唱,另一只一定保持沉默。有人或许会说,有可能是时而雄鸟叫,时而雌鸟叫,我只能说这不太可能,可我也必须承认一点:知更鸟似乎是无所不能的。

知更鸟的歌声在秋天和春天有什么不同吗?我想答案是肯定的。秋天,知更鸟的歌声略显薄情,音调尖酸。“知更鸟叫得酸楚”,十月份的时候,我和一位朋友刚好路过听到鸟的歌声,他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。而到了春天,知更鸟的歌声更具有活力,这个时候靠近一只知更鸟,仔细聆听,是人间乐事。有时候你也能听到非常美的曲调。四月的时候,当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向夏日的莺鸟时,我甚至还能听到知更鸟的一两句鸣声,而可笑的是人们在听到这些鸣声的时候,会发出“啊,这不是黑顶林莺嘛!”这样的感叹。而我们在区分知更鸟的夏日鸣声和秋日鸣声时,必须要考虑到人类的情感和思想在不同的季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。秋天,

秋风萧瑟”

当“苦雨凄凉下

蚯蚓折足行”

秋天，太阳渐渐变低，白昼变短，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这样细小的变化。这时候恰好能听到知更鸟的鸣声。而春天来临，好一个人间四月天，我们的精力已经恢复，满心是对未来的期待，这个时候侧耳倾听黑顶林莺的第一首曲调，回过头来再去听知更鸟的鸣声，我们对它就会做出不同以往的评价。“我们曾经……”这时候我倒想起来一名战后曾经给我剃头的保守党成员，他说过：“我们曾经认为劳合·乔治一无是处，但是现在我们却崇拜他，到底是他变了还是我们变了呢？”所以我要问的是，同样是听知更鸟的叫声，春天听起来却和秋天有不一样的感觉，“到底是它的歌声随季节变化了，还是我们的心态变了呢？”

知更鸟

European robin



无论如何，知更鸟的歌声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聆听。它比任何一种鸟儿都善于歌唱，一年中的每个月几乎都能够听到它的声音，甚至到了七月、八月，只要我们足够有耐心倾听，仍旧能够听到。虽然在三月的黎明大合唱中，它并不是最早发声的鸟类，但它确是晚上最晚收场的那个，比欧歌鸫演唱的时间都要久。

接下来该上场的就是鹪鹩了，鹪鹩就像知更鸟一样，据说在光景不错的年份里，每个月都能听到它的鸣声。只是知更鸟的鸣声比它更常见而已。即使是在鸟叫声最稀少的月份，哪怕只听到一次鹪鹩的歌声，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可是有时候要想听到这样的歌声，不碰到一些麻烦，抑或是不经历一番



鹪鹩
Eurasian wren

焦虑的心态，也很难听得到。在相对温和的一月份，人们就能够很轻松地听到鹳鹳的鸣声。它的歌声是一连串快速的短调，从而形成一个长的音节，接着又间歇性地不断重复下去。整个音节特别长，但是鹳鹳经常唱到一半停止，或者是在开始的几个音调之后就突然停止。这大概就像我们在校园课堂里学到的修辞学中的“话语中断”，就比如一位女士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，刚开始就以“但是，我们仍然能够……”这样的句子开场然后戛然而止，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。可要是鹳鹳的状态不错，这就像是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巴黎的宫廷舞会上跳舞，“它会意志坚定并且一气呵成唱到最后。”

然而，若是要欣赏鹳鹳的歌声，声音本身的优美与否固然重要，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它整体的形象。它发出的声音响亮动听，但若把这声音和它那娇小的身材联系到一起，你会发现鹳鹳竟是那样强大。“胆大包天”“歌声嘹亮”是我对鹳鹳歌声的评价。当我还小的时候，妈妈教我熟悉“那令人震惊的鹳鹳”的语言和音调，我便在户外的会客厅里仔细聆听。鹳鹳为了鸣唱似乎耗费了很大的精力，但是在这个鸣唱季节最旺盛的时期，它会在短暂的停顿后不知疲倦地唱下去。

有几只鹳鹳鸣唱的小片段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珍藏，永生难忘。

那时候的我还年少无知，无忧无虑。突然一棵茂盛的柏树中传来一阵响亮的叫声吸引了我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1884年3月。我怀着一探究竟的想法，想看看是什么鸟在鸣叫，便用手杖敲打树枝。柏树中突然飞出一只鹳鹳，它就像一头初生的牛犊那样无所畏惧，又飞到另一处重复着它的鸣唱。它那娇小的身躯和洪亮的歌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它的歌声蕴藏着巨大的能量，回想起那时候的场景，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还有一件事，是在多年之后了。我在逸尘山谷（Itchen Valley^①）

① 英国汉普郡的一个教区。

有座乡间别墅，在伦敦繁忙地工作了一周之后，便在周六的清晨，八点左右来到了那里，想要好好放松一番。那日的清晨很温暖。我来到之后，就走到通往小草坪的入口。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远离伦敦的尘嚣，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——四美具，我觉得自己处在了“人生巅峰”。大概是离我10码左右的前方，有一棵杨树，只见树中一只鹈鹕冲天而飞，欣喜地唱着，直接越过了我，跨过了屋顶，停在了远处的极乐之地。“它像是在送去祝福。”与我同行的伙伴说道。

华兹华斯在他的《序曲》中描写了一件类似的事情，虽然情感与背景的安排与刚才的事情都不相同，但是内容十分相似，在他的笔下，鹈鹕的歌声被比作一座废弃的圣堂。他将诗歌定义为“蕴藏在宁静中的情感”，而这个鹈鹕的比喻为定义增添了一抹色彩，并且也因此为后人传颂。

我第三次碰到鹈鹕也就是在最近。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花房附近，鹈鹕习惯于通过开着的窗户或者换气口进进出出。我注意到鹈鹕的叫声比往日更加的响亮，并且停在了外面的树木上。原因很简单，外边有一只鹈鹕也在鸣唱，就这样两只鸟儿开始赛歌。当两只鸟儿在相邻的领地内赛歌，它们彼此好像心照不宣，并不打算在一起合唱。总是一方在唱，另一方在听。之后会交替进行，换成听的那一方鸣唱作答。所以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。

花房里的这只鹈鹕经常能看到人类在周围的林间活动。除了对人类十分熟悉之外，这一次它一直专注于听着外边的鹈鹕歌唱，然后用尽浑身解数做出回应，居然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在接近它。我就站在离它不到两三英尺，甚至更近的地方观察了它好一会儿。这两只鹈鹕还是像刚才那样一个接一个地赛歌，谁也不让谁。我观察的这只鹈鹕在聆听对方鸣唱的时候，那么的专注认真，而当它回应另一只鹈鹕的歌声时，又是那么的热情洋溢，仿佛要把自己娇小的身体里的最后一丝能量释放殆尽。

可是鹈鹕的歌声并不总是这样不遗余力。秋风萧瑟，寒风劲吹，远处传来了鹈鹕的鸣声，人们在不经意中听到，感觉格外清冷。华兹华斯这样描写鹈鹕歌声：